

●昭陵史话

江洲刘祠话古今

刘伟顺



▲江洲刘氏宗祠外景



▲江洲刘氏宗祠前厅侧面与左侧门

承允劝世玉降清,世玉大义凛言曰:“吾护驾至此,为中兴耳。即今奉命守城,未闻以城降也!”允曰:“国势如此,天命可知,吾已遣人纳款矣!”世玉曰:“有何面目见天子乎!”乃策马归营,呼酒狂饮,语夫人周氏曰:“满城尽降,心死已极,我欲刎此头,以报天子耳!”夫人周氏曰:“国亡家破,妾不可辱,妾死君后也可!”引帛入内自尽,举家号哭,公手刃其幼子二女;并家众老小凡十四口,亦投环而死。一门忠烈,为国殉难。有神将周缙护尸不去,须臾城破,敌兵相诫曰:“此忠臣也!”缙乃得殡公夫妇于城皇庙侧。八月二十日癸巳,夫妇归葬于祖莹白竹山。其墓尚存,已公布为洞口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钦命兵部侍郎湖南巡抚马慧裕《河南粮盐道刘公神道碑》载:公讳文辉,字予受,号荷池,又号淑庵。先世居吉安安福之前溪,屡迁籍于武冈。公生而器宇不凡,及长,沉酣经书子史,发为文章,高古矫健。以郡首补弟子员,遂饬于庠试,辄

冠军。乾隆戊子(1768年)举于乡,己丑(1769年)成进士,辛卯(1771年)殿试二甲,徐户部额外主事,补江南司主事。其后相继任贵州司员外郎、云南司郎中、河南知府等职,以功荐升河南粮盐道。官河南粮盐道时,赈灾救民,政绩卓著,深得乾隆皇帝信任,曾多次书奏皇上,为湖南灾民免赋赈灾。并多次受朝廷赏赐,世受皇恩。曾有乾隆、嘉庆、咸丰、光绪皇帝所赐金匾及九副贴金对联,悬挂江洲刘氏宗祠内,可惜原物已佚散。

江洲刘氏宗祠以其地理位置独特、建筑规模宏敞、墙窗泥塑精美、院内门窗木刻细腻,特别是中堂抱厦工艺精湛而著称于世。1995年由洞口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但因年久失修,原貌破损严重,特别是牌楼门墙、第三进寝堂面貌全非,两侧厢房亦破烂不堪。当地政府与有关部门如能对该祠加强保护维修与合理利用,将是一处引人入胜的文化旅游景点。

武冈古城险遭火焚

陈扬桂

魏泉高声叫喊,要面见师长。蔡仁杰命人打开官门,让他们进来,同时命令“不知大小”的林睦泉跪着进来。

三人进到蔡师长的迎客厅,田植递上陈情书,周坤斋附上一句:“师长可要吸取文夕大火教训啊!”蔡仁杰听了有些不舒服,但又不好对这位比自己年长十来岁的乡绅发作。可是,当林睦泉也添盐加醋地补上一句:“文夕大火中枪毙了的那个代理旅长徐昆,就是武冈隔壁的新宁高桥人!”蔡仁杰便怒不可遏了。只见他站起身来,用一口常德话喝道:“我还不晓得,要你这个小洋鬼子来教训!”顺手一个巴掌,重重地扇在林睦泉的脸上。林睦泉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,他学的是外交专业,可是,这次为了家乡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,人一急,就忘记用外交辞令来说服蔡师长了,以至于讨了一记耳光。

蔡仁杰打了林睦泉后,对田植和周坤斋语气温和地说:“你们回去组织力量,配合部队抵御日寇。没有国防部的命令,是不会焦土抗战的。这一点我是懂的。”

三人告别师部,林睦泉协助田植发动民众抗日,整顿县警察大队,组建县抗日自卫队,并积极为驻军筹集军需物资,提供粮食蔬菜。田植将军用物资摊派到乡后,还下去检查督办,生怕不落实而贻误抗战大计。负责管理武冈民间公产的周坤斋,发动各公产会及富户捐钱捐物支援抗战。特别是田植,湘西龙山人,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,当时还刚30出头,长得一副白面书生的样子,但是,带兵打仗真的有几手。他28岁在保靖当县长时,就因为铁腕剿匪,令土匪闻风丧胆。抗日时,他率领300人在武冈渠塘庙与日军相遇,田植指挥官兵杀敌,激战至天黑,除击毙日军数十名外,还活捉3名,缴获枪弹一批。

抗战结束后,田植有感于跪地求情,使军方收回焦土抗战的成命,带领当地民众击退日寇进犯,保卫了武冈城池,曾赋诗一首铭志:“同心同志赋同仇,遥望国耻岂罢休。自从奉令守此地,已将生命共沉浮。号召忠勇敢死士,奋力操戈逐金乌。怒发冲冠武穆志,满腔热血任东流。”

●六岭杂谈

苗乡卡子

刘绍雄

一场秋雨,将岁月的尘痕冲洗得干干净净。坐在车上也不知道进山多远了,路蜿蜒着伸向山岭腹地,遥见山顶巨石上,坐落着一个陈旧的凉亭,好似已有上百年的样子。

老戴抬手一指,说:“右边那片山是广西马堤乡,左边是我们湖南五团乡。”

正说着话,蓦地响起了“嚓嚓”“叮当”上阶石的足音,眼前走来了三位女子:高高的挽髻,白皙的圆脸,身上耳环、手镯、项圈,三银俱全。三位花朵一般,背上背个竹篓,篓里装满了杂货和加碘的精盐,显然是刚从五团乡赶集归来。

老戴笑着问姑娘:“同年妹,买咯多的盐,是湖南的盐比你们广西便宜吗?”

中间那位眉目清秀的女子忽闪着大眼睛,立即用汉语有板有眼地回答道:“我老家住在高山,买盐买油很困难;你们五团好地方,我们愿意走湖南。”说罢,三位姑娘一齐笑了起来。

嘿,简直遇到了一位女诗人,出口成韵,娓娓动听。

“两位凉亭好好坐,我呢走路匆匆行,家里无盐等腌菜,有盐有味家业兴。”另一位牙齿雪白的姑娘向我朗朗道来。又是一首明白如话的辞行诗!

目送着姑娘们背起盐篓,离开亭子,我心里真叹服她们即兴起赋、口头创作的天才。我与老戴亦起身赶路。

一路上,老戴问我:“你晓得么?刚才姑娘们说的话叫什么?”

“是打油诗吧。”我说。

“不!”老戴纠正道,“是‘卡子’呢。湖南五团乡、广西马堤乡苗家的卡子很著名的。”老戴边走边向我讲述起“苗卡”的源流和意义来。五团乡苗卡的形成历史,可以追溯到三百多年前的明代末年,朝廷派兵进山剿杀苗民起义,把苗族同胞赶到人烟稀少的老林子里。人们缺吃少穿,生活艰难,而且与世隔绝,非常寂寞。于是有人发起用“卡子”的方式,作为与人交际见面的口头语,抒发内心的苦情。

后来,随着苗族生活日渐安定,村寨之间人们频繁交往,便运用卡子考智、调侃,而且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,每到一处,他们都会“设卡”“接卡”“斗卡”,用卡子回答一连串的问题。卡子成了联系人们心灵的纽带,因而增进了人们的交往。所以,五团乡苗家世代和睦相处,极少出现族仇械头之事。

●漫游湘西南

心系舜峰

陈南珍

你隐隐约约晃动在我的心里罗盘之上,皆因你几回回出现在我的朋友圈里,让我心驰神往。两次奔着你去,却因主观客观原因,与你擦肩而过,失之交臂。

抱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,我们一行九人今天再次向你走来。由于队伍中每个人都不曾真正见过你的容颜,所以我们只能靠到过你身边驴友的解说和探索一步步向你走近。刚开始我们有说有笑雀跃在竹林小路上,感受曲径通幽的美好。接着来到小溪边,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石头慵懒得又坚定地躺卧在小溪的怀里,潺潺的溪水顺着它们绕开它们欢歌而来,刚和我说了声“你好”又接着说“再见”。待我反应过来,却早已不见了它的踪影。越过小溪,我们向丛林挺进,走着走着,路没了。怀疑走错了路,我们的领队邓校长开始着急,唯恐耽误了我们的时间消耗了我们的体力,想电话咨询却信号微弱。我一点也不急,反正都是爬山,曲折亦风景。如果错了,我们还净赚了错走的那一路风景,我是这么想的。

“拨乱反正”后,我们正式登山,刚开始的轻松渐渐隐去。山坡越来越陡,植被越来越高,空气越来越清新,我们走过竹林,枫树林,松针林,杉树林,却始终行进在一条由落叶铺成的松软软的陡峭山脊上。我一会儿走在最前面,驻足回首看眼前望远处的风景,一会儿插在队友们的中间,时不时不忘来个Pose留个身影,一会儿走在最后,为身材略有点“臃肿”的老公加油鼓劲!我们走走停停,停停走走。当成千上万棵杉树直挺挺地出现在我眼前,一地金黄呈现在眼前,我只想就地躺下,熨贴在这棵树与那棵树的中间,与它们成为一体,什么也不想,贪婪地享受着阳光透过树林,斑驳的树影投在我身上的散漫随意。

当脚有点酸疼,我们就用歌声驱赶倦意。吼了几句山歌,我们就来到了山上的寺院里。我们急着摆弄碗筷,充饥是第一大事。都说最美好的味道在饥饿里,这可是千真万确。男人们还小饮了几口小酒,我相信他们一定醉了,一路的美景醉了他们,几口小酒下肚可是醉上加醉。酒足饭后,继续向山顶出发!

快到山顶,一树树的紫杜鹃一树树的映山红正在默默含苞,它们在严寒中饱满并严阵以待,静等春风的抚摸,准备给大地一个漫山遍野万紫千红的春。我向往着这天的到来,但我会和这些花苞一样,学会等待。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

终于来到了山顶,所有的疲惫逃遁得无影无踪,惬意自然而然占据了整个身心。大自然一勾一勒,山脊山梁就出现在天地间,黄的叶红的叶绿的叶枯萎的叶子参差错落在山坡上,渲染出一幅深秋初冬水墨画,尽在眼底。大自然再一涂一抹,白云就轻吻了山尖。山那边的路清晰在我眼前,绵延到天际边!一切都在脚下,那山那树那雾那路。最后在舜峰绝顶处拍照留念,老公还纠结舜峰在永安与新宁的权属问题,我却一笑置之。重要的不是谁的拥有,而是谁的好生相待。拥有而不珍惜,是对被拥有者的亵渎。

想赶在天黑之前到家,不敢久留,匆匆离去。回家的路不是来时路,当然是另一番风景。山涧傍着山路,山石顺着山路,一路流水叮咚更加幽静了山路,而路边树叶的碧绿茶花的盛开,我错以为走进了春。我愿意一直这样走下去,更愿意被这方山水囚禁。可有同伴说有点遗憾,因遇见舜峰不是她最美时。

你再次隐隐约约晃动在我的心里罗盘之上——待岭上哟开满映山红!

●岁月回眸

1945年春,日军大举进犯湘西,企图越过雪峰天险,夺取芷江军用机场。4月27日至5月1日,湘西会战的关键一役——武冈战役打响。此时,驻守在武冈县城的国民党74军58师师长蔡仁杰,目睹日军兵临城下,命令于某日将县城付之一炬。

得到这个消息,时任武冈县长田植和武冈城关镇长林睦泉来到乡绅周坤斋家里,商量如何阻止国民党军队放火烧城。商量来商量去,最后确定由周坤斋执笔起草一份陈情书,书中用“武冈有坚固城垣,可以固守;民众有抗日意志和决心,可以御敌;我等誓与民众坚守之,共存亡”等理由说服蔡仁杰,奉劝他要吸取长沙文夕大火的教训。

对田、周、蔡三人的上书陈情,蔡仁杰一开始不予理睬,我行我素地命令部队烧掉了太平门外约100米长、旱西门外约20米长、水西门外10多米长等三处棚户区。

当军中纷纷传言要抄城中富户的家,然后放火烧城时,田植等人再次来到58师师部驻地洞天宫(宝庆会馆)。在宫外,林